

孫詒讓全集
許嘉璐 主編

東甌金石志

中華書局

孫詒讓全集

東甌金石志

虞萬里
點校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東甌金石志/(清)孫詒讓撰;虞萬里點校. —北京:中華書局,2014.8

(孫詒讓全集)

ISBN 978-7-101-10374-8

I. 東… II. ①孫…②虞… III. 金石-研究-台州市 IV. K877.2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 192799 號

責任編輯:俞國林

孫詒讓全集

東甌金石志

[清]孫詒讓撰

虞萬里點校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38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13½印張·2插頁·280千字

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2000冊 定價:45.00元

ISBN 978-7-101-10374-8

本書出版得到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

《孫詒讓全集》編纂工作機構

編纂委員會

主 編：許嘉璐
副 主 編：王雲路 李建國
學術顧問：安平秋 趙振鐸 雪 克 裘錫圭
編 委：（以姓氏筆畫爲序，標※號者爲常務編委）
史光輝 朱小健※ 朱瑞平※ 李解民※
汪少華 祝鴻杰 祝鴻熹 虞萬里

工作委員會

2001 年

主 任：錢建民 宋一夫 龐學銓
副 主 任：項力克 廖可斌 朱小健
委 員：尤碎林 曾大滿 張涌泉 高躍新
王世偉 金柏東 潘猛補 李 刃

2008 年

第一主任：蔣珍明
主 任：陳建明 李 岩 龐學銓
副 主 任：林濟晚 廖可斌 朱小健
委 員：黃友金 王世偉 金柏東 高躍新
張涌泉 李 刃 潘猛補 陳欽益
俞國林

孫詒讓全集序

許嘉璐

瑞安孫詒讓先生（一八四八—一九〇八），字仲容，號籀廬，與德清俞曲園、餘杭章太炎炳麟並爲清末國學之殿。

先生一生著述甚豐，尤以經學、諸子、金石文字爲最。太炎先生贊爲「三百年絕等雙」，不過也。

今逢先生謝世百年，其全集面世，同仁屬序於余，敢不承命？勉爲略陳每讀先生書之感於後，且簡述全集整理出版之始末云。

先生生當末世，華夏板蕩，數試不售，遂淡泊功名，侍父衣言於任所，得請益於當世名儒，繼而靜處鄉里，埋首苦讀撰述。其治學也，博采究極，纖毫不遺；尊古不迷，崇新未癡。其立論也，處高瞻遠，宏通恣肆；折衷允洽，發明中綮。是以其周禮正義、墨子閒詁、札迻諸作，迄無出其右者，雖補之糾之者時現，要皆無傷其爲經典之作也。

先生偏居東南一隅，而中年即已名聲鵲起，然其自序墨子閒詁則曰：

此書最難讀者莫如經、經說四篇。余前以未見皋文先生經說解爲憾，一日得如皋冒鶴亭孝廉廣生書，云武進金淮生運判武祥臧有先生手稿本，急屬鶴亭馳書求段錄。金君得書，則自校寫一本寄贈，得之驚喜叢日。余前補定經下篇句讀，頗自矜爲剏獲，不意張先生已先我得之矣。其解善談名理，雖校讎未窅，不無望文生義之失，然固有精論，足補正余書之闕誤者。金、冒兩君惠我不淺矣。既又從姻戚張文伯孝廉之綱許，段得陽湖楊君保彝經說校注，亦閒有可取，因與張解並刪簡補錄入冊。凡余舊說與兩家閤合者，皆改從之。蓋深喜一得之愚與前賢冥符遙契，固不敢攘善也。其求書若渴，謙遜揚善，信古道也。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其是之謂乎？先生之爲學，經世致用，一承古哲之遺風。其謂周禮爲周公所作固不足信，然其所以疏之者，亦欲救世。其序曰：

復以海疆多故，世變日亟，睠懷時局，撫卷增喟。私念今之大患在於政教未修，而上下之情睽闕不能相通。……而承學之士，顧徒奉周經漢注爲考證之淵樞，幾何而不以爲已陳之芻狗乎！

其意雖未出洋務人士體用說之囿，然山河陸沉之痛，學者爲考據而考據無益當世之慨，溢於言表，則後之讀其書者得無自省耶？先生嘗贊執教瑞安之算學家林調梅曰：

鄉里有導師，亮節孤忠，曆算專精祇餘事；

洞淵昌邃學，通理博藝，艱難宏濟仗奇才。

此豈非先生自道歟！其歿之前歲，鄉人擬壽其甲子，先生自爲啟以謝之，文曰：「竊以世變阡危，既非吾輩酹飲爲樂之時，已則酬宴亦不備，惟略備筵資，寄上海中外日報館移充義賑，冀爲諸君造福，藉答雅意」。其晚歲，既興團防以禦侮，興新學而育才，復倡實業以濟民，其惟國惟民是憂，知行合一，懇懇之情，於今世豈無謂哉！喜見今時治經學者日增，惟願後來既讀其書兼知其人，既知其人則踐其跡，毋僅句讀、考據爲也。

仲容、曲園、太炎三大師，皆浙人也，潤溉中國學壇乃至於今，亦近世奇事。然三人所歷所遇則迥異。太炎嘗游於曲園之門，終以政見而「謝本師」。仲容雖無所師承，復亦何常師之有，其學實本乾嘉，上承漢唐爾，嘗自言：「少耽文史，恣意流覽，久之，則知凡治古學，師今人不若師古人，故自出家塾，未嘗師事人，蓋以四部古籍具在，善學者自能得師。」此蓋一生甘苦之言。曲園嘗任朝職近十載，太炎以反清避難東瀛，仲容始則侍父於任

所，繼而燕居鄉里數十載。曲園所著春在堂全書五百卷，經史子集莫不有所發明，乃至俚曲野說亦有所及；太炎開創現代語言文字之學，汪洋弘闊，蓋得益於其宣導革命、接觸西學、深研佛理也；仲容則埋首經籍，無所不窺，鉤稽剔抉，索隱探賾。殊途同歸，三人俱爲一代宗師，蓋以浙東遺風所致歟？然近時稱於世者，似仲容不及太炎，曲園又不若仲容。何以故？豈太炎爲革命先驅，知言之者衆，曲園以保皇而遂隱耶？然今人反可得春在堂全書而讀，太炎章氏叢書惜未能囊括其所著，仲容固有周禮正義、墨子閒詁、札迻、名原、契文舉例諸名作通行於世，散見及未刊者亦夥，固可以仲容之壽不永、未得手自輯之，太炎適值西學蜂擁、再傳者不及繼其志釋之乎？

二〇〇〇年，中國訓詁學會舉辦「孫詒讓國際學術研討會」於瑞安，有感於鄉人遙念之意篤，而治學之風未盡顯於世，著述尚待集成刊行者衆，遂有董理刊印全集之議。幸浙省大倡文化強省戰略，溫州瑞安政府慷慨資助——此亦永嘉以來流韻也——中華書局鼎力承印，踴躍與同仁不揣譾陋，勉爲其事，閱數載，終告畢役。參與其事者衆，尤以浙江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復旦大學、上海社會科學院、溫州市圖書館、浙江省委黨校諸公出力爲多。董理者、審校者咸揭其名於諸卷，以示後學致力弘揚先賢學術之美耳。

嗚呼，先生之生也，國門已破，無日不有屈辱之約；先生之逝也，光緒慈禧兩日而終，數十年烽火延綿、國學陵替之日至矣。至先生百誕之歲，曙光已現；今先生冥壽屆百，則國運昌明，學術日興，先生全集亦得問世。百年一瞬，滄桑如此其劇，靜言思之，能不令人撫膺太息哉！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五日謹叙於日讀一卷書屋

點校說明

東甌金石志十二卷，是一部輯錄東甌地區古碑、石刻並加以考釋的石刻專著。該書署「嘉善戴咸弼黿峰纂輯，瑞安孫詒讓仲容校補」，其成書過程有一段前因後緣。先是，温州郡庠教授戴咸弼有感於阮元兩浙金石志和舊本温州府志所收碑碣寥寥無幾，遂竭數年之精力，踏勘蒐輯，於光緒二年成東甌金石志十卷，補遺一卷，附錄一卷。其「補遺目錄」後題「永嘉傳傳省三、瑞安孫詒讓仲容參校」，就全書查考，「補遺」之外，亦收入孫詒讓按語多則。此即戴氏於「凡例」中所說「益以孫仲容孝廉郵寄數種，考覈精詳，亟爲錄入」之原委。是本書初刊之時，孫詒讓已參與其中。戴氏於是書以著錄爲主，考證文字不多，且乏精彩之見，故初刻本並不完善。

光緒七年，戴咸弼和孫詒讓皆與永嘉縣志纂輯之事，同在志局，往來密切。戴氏雖爲長輩，素知孫氏學問淵博，每相請教，因商請孫詒讓進一步對原書進行校補。時孫詒讓所纂温州古壁記適成，遂致於斯役，數月而畢。將温州古壁記附入東甌金石志作爲第一卷，

重新梓版，於光緒九年刊成。據孫衣言序，原擬刊入永嘉叢書，逮及刊成，仍單行而未附入叢書。孫延釗年譜記此書刊成，詒讓「復重加校勘，箋正十餘處，補訂奪誤五十餘字，而於柯謙重建郡學碑、柳貫重建永嘉縣學碑、釋廷俊仙巖修塔碑、陳高陳文俊惠澤記，並依精拓本覆審一過」。光緒二十五年，爲坊間縮成石印本行世。重刻本和初刻本有幾個不同：一、篇幅大有增刪，初刻本收錄石刻一百二十餘件，重刻本增至三百四十餘件，其中初刻收入而重刻刪去的尚有七件。所增二百多件中，溫州古壁記占一百二十餘件，其他亦多孫詒讓所補。二、語句有所潤飾，重刻本並非簡單逐錄初刻文字，而是有所增刪、修正。三、篇目次序也有調整，重刻本嚴格依據年代排列，凡初刻考證未臻完善而重刻時新有補正的，調整移至相應年代。初刻和重刻雖然仍用相同書名，但已經不是簡單的版本不同，從內容多寡上說，可以認爲是兩種書。

重刻本中戴、孫二氏之案語都有增補與改正。從案語則數統計，重刻本中相當一部分石刻都有孫詒讓的校補文字，用「詒讓案」綴於戴氏及引之、文儒等案語之後；從字數統計，重刻本比初刻本多二分之一，如除去碑文、碑刻正文，出土地點、流傳、形制、藏所等描述性文字，再以戴氏、引之、亨甫、傳傳、文儒及詒讓案語分計，則孫詒讓在本書中占絕對

多數。故戴氏纂輯草創之功雖不可沒，然就學術比重而言，將之劃歸爲孫詒讓著作是允恰的。

此次整理，以浙江大學圖書館所藏孫延釗批校光緒九年刻本爲底本，必要時參校初刻本和石印本，孫延釗個別有價值的批語移入校記，以備參考。

虞萬里

二〇一〇年一月

孫衣言序

東甌金石志者，予友嘉善戴君咸弼之所爲也。君草創此稟蓋十年以來。比予歸自金陵，君時來假所藏書加之考訂，而意殊不自足，復屬予子詒讓爲之補校。詒讓又以所得石刻及晉、宋、六朝磚文益之，遂成書十有二卷，將以附予所編永嘉叢書中。蓋君之爲此勤矣。昔歐陽子記羊叔子、杜元凱之事，以謂皆自喜其名之甚而爲無窮之慮。又言元凱嘗爲二碑，一置峴山之上，一沈漢水，知陵谷有變遷，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然則名固可喜，要必求其不可磨滅乃爲能爲無窮之慮也。君之此書，知古人之自喜其名，集而錄之，使不至於磨滅，意既善矣；使後之攬者皆知自喜其名，爲無窮之慮而務爲不可磨滅，則此書之傳非獨存古人之名而已，豈非尤善者歟？予與君齊年，而予先三年以疾告歸，衰老益慵，罕與士友相接。今君又來別予去矣。每念宋時吾鄉先生林介夫、鄭泰臣、謝季澤、陳君

〔一〕「謝」，原作「徐」，誤。宋謝雲字季澤，見弘治溫州府志卷十二，今據改。

與諸君子與同時賢士大夫趙清獻景仁父子、朱履常、沈持要之徒相與游從，登臨題詠之樂，風流文采，邈焉莫追。然則古今人真有不相及者歟？是可嘆息也已。光緒八年歲在壬午十一月二十日，瑞安孫衣言書於城北之邵嶼寓廬。

王棻序

光緒乙亥，予客青田，始見李金澗先生 栝蒼金石志，竊歎溫、台二郡，文物在處州上，顧無好古之士留意於此，蓋可憾也。及夏杪歸里，則吾友臨海黃瑞子珍郵示所著台州金石錄。既成書矣，予閱之大喜，即爲謀諸同好，醵金而壽之梓。今春客游甌江，則郡廣交龍峰先生 戴君所著東甌金石志適成，予聞之益喜，亟請而讀之。其書上起西晉，迄於有元，得凡二百餘種，與李氏書相埒。而其考證之精詳，援據之浩博，多足補郡邑志所未備，則視李君當過之無不及焉。至於名蹟流傳，炳著群籍而今不獲見，與雖見而疑其僞，或雖無疑而未勒石者，則都別爲一卷，謂之附錄。又自明洪武迄崇禎，得凡二百餘種，爲續志若干卷。皆李氏所未有也。此可見先生好古之心卓儕輩，而其體裁之精審，固非苟焉從事者所可同年而語矣。且夫士之處世，患無志於學耳。苟其志在千秋，學兼體用，上之則能致身霄漢，載筆彤廷，講論唐虞之道，而裨補乎日月之明；次之則能紬金匱石室之藏，考賢人哲士之終始，勒成一書，以俟後聖君子，大之則能出入將相，文武孝忠，盛德大業，勒

鼎銘鐘，伐石紀功，照耀乎無窮；小之則雖一官一邑，隨時隨地，盡心與力，必能遺愛去思，勒之文石，書之志乘，傳示於無極；下之猶當秉筆方州，考論文獻，發潛闡幽，以備一邦之典。五者都不可得，然後從吾所好，躡屐遠游，放浪山巔水涯之外，裴回蔓草荒烟之內，殘碑斷碣，埋金沈鐵，冥搜幽討，詫爲奇寶。當夫春秋多暇，長日如年，探篋發書，鱗次羅駢，稽同合異，研丹磨鉛，挨年按月，萃爲巨編，以攄芒芒百世之思，而慰古人無窮之憾。如先生之志金石，非其類耶？雖然，古人往矣，其壽之金石者，孰不圖無窮之名哉！孰意數傳而後，金銷石爛，姓氏灰滅，不可勝數，藉非好古之士筆之爲書，蓋未有不朽者也。湯盤禹鼎，辭存而器亡，古聖王且然，況後世之士乎！然則金石之壽，孰與筆之爲書之尤壽耶？且戴君之爲附錄，爲續志，其尤有無窮之意也夫。是可以補李君之缺，而爲吾友所取法也。時光緒三年春三月既望，黃巖王棻書於中山書院之大雅堂。